

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苾穉芻父較閱

辛酉六月兵科等科蔡思充等題三部軍需相關分屬
血脉未貫懇勅議專設總理之臣以昭畫一以彰
撻伐奉旨軍興兵餉軍械相須爲用事權自當聯
貫這所奏堂上官一員監督各部該司官受事深得

請設總理

權宜有裨大計科道官詢謀僉同便着如議推舉貴
州道掌道事崔爾進等刑科劉弘化廣東道董翼兵
部尚書王象乾各具疏懇簡用大臣專督遼事佐
以戶兵工三部司屬聽其委任此策遼急着萬不容

緩等因俱得 旨下部酌議具覆

吏部爲欽奉 聖旨事該臣等看得遼事之難在于
內外異事彼已分管當局未總成謀分閫迄無勝算
懲前毖後科道諸臣所以有總理兼督之議也夫兵
農將作各有專司 祖宗創制寄意深遠惟是事變
至今寢成底滯故必職掌如出一手而後痛癢相關
事柄合于一人而後呼吸可應專設總理一官于以
聯三部之脉而責其成因以通經畧之情而濟其用
撻伐機括或出于此其科臣謂不議增官于分曹建
官之規未嘗悖而事寧即止于權宜大計之 旨爲

益章詢謀僉同 明綸具悉臣部所當遵 旨奉行
者也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推舉得兵部左侍郎王
在晉克謀克斷允武允文巨器鼎可函牛裕調劑于
借箸精心絲獨抽繭妙經緯于當機遡望二東之綱
繆不翅屈羣策羣力而收上筭籍以三部之聯筦必
能合汝爲汝翼而奏虜功諸大夫皆以爲賢在 聖
明自有懋簡伏乞 俞用奉 勅行事東方之事一
以相屬至于一切稽核之宜及督轄之體自在該部
議妥非臣部所容贊詞也奉

聖旨是東事兵餉器械依議着侍郎王在晉總理兼

督三部各委司官一員受事寫勅與他

兵部左侍郎王在晉題爲籌邊正急百弛莫振百匱
莫支一官難以兼三獨力何能并攝懇乞 聖明俯
容辭免以安職分奉

聖旨王在晉以才望廷推簡用着遵旨任事不准辭
御史游士任題職領 勅募兵風聞江淮已有俠士
聚數千人以待若初到時便無銀應手候至半月一
月無可給發則壯士興冷健兒心灰後必有窺左足
而先應者職心甚迫職慮甚周昨見 聖旨必欲王
在晉遵 旨任事職踴躍久之假使在晉早來一二

月將四百萬帑金收貯一處一手握定只供新募急
用則職安得效 沿門持鉢狀日請求受此苦惱也
請勅總理侍郎即日允發毋再議覆耽延仍將安
家行糧船隻銀兩一併作速移文江淮各衙門對會
催處則兵可立集其於防勦定有實用矣奉

聖旨募兵何得又稽帑金即與先發餘仍移文催處
薊遼總督文球咨夫將李光榮遼陽失陷不能救援
欲斷浮橋竟截軍民歸路人多飲恨似當勘明議處
員缺將援遼總兵劉渠就近改補兵部覆准更代光
榮革職聽勘○兵部尚書李汝華致仕以汪應蛟代

之○張鶴鳴以黔功陞兵部尚書管左侍郎事○熊廷弼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經畧遼東駐劄山海關賜尚方劔麟玉銀幣晏都城外○涂宗濟協理戎政嗣後抵京見朝仆地次日即殞以陶朗先巡撫登萊文球准回籍調理

兵部尚書王象乾疏稱職視事二十餘日課績則毫無所長計心則一念獨苦今左右侍郎王在晉祁伯裕任事矣張鶴鳴且見朝矣涂宗濟計期當在途矣是四臣者久歷徼塞茂著安攘邊事夷情皆所熟諳才力精神勝職奚啻十倍必能仰副任使伏望特

簡二人俾署部事使職得執役前樞步經臣後少備
半臂之用可仰答 聖恩于萬一矣事下吏部議查
得嘉靖三十七年兵部尚書楊博出宣大萬曆十六
年戎政尚書鄭洛出西陲行邊先 朝固有事例奉
旨允行

時議以熊爲經畧以張爲總督晉爲戶兵工總理
熊畏張之性嚴而樂王公之坦易也欲出之王亦
以目不能視不願任中樞故自請出鎮以張公視
部事矣

巡撫王化貞疏云據回鄉及抄化所拏臺軍皆言李

永芳因逐韓宗功至江上被朝鮮人打死韃子甚多
永芳亦中彈朝鮮已聚兵江上矣南衛之中職已多
方布置聞吾兵至便有執叛將而應者即奴左右亦
有機括此機會之不易得者也

韓宗功彈打李永芳皆係遼中訛傳後宗功爲奸
細被擒市僂其從奴有日矣奴再攻南衛喪失數
千之語總無實據化貞輕信遼人此其所以致敗
也

工科魏大中疏叅李成梁內云 宗功者成梁之

寵愛嬖身爲逆奴招降南衛者又宗功之姻親則如

楨姻族不獨失事實與逆謀矣如楨之罪無一而可原也

經略熊廷弼題原任監軍道今被逮高出在遼三年朝凶暮危千勞萬苦諸所爲修遼城復瀋奉召寬發鎮江地方以至管理十餘萬軍馬稽覈數百萬糧草打造數十萬甲刀火器戰車之數始終拮据獨出與邢慎言兩人凡臣之勞皆兩臣之勞也而出又有奉集之功今職已蒙 聖慈體恤而出獨罹幽繫臣切痛之望 皇上赦此一臣與臣作幫手殺賊以終奉集前勞海蓋道康應乾以三年之副使歲運海糧百

數十萬石與車牛同勞苦職曾有疏憐之當南衛兵馬盡數調援遼陽海復金三城士民俱已逃空將責應乾爲誰死守監軍道牛維曜以腿病臥床竟以扶掖冒圍被創而出奄奄關外亦苦甚矣此與康應乾俱當原情寬議者也新餉郎中傅國出納極清纖毫不染本官無城守之責無可死之義仍應以原官駐廣寧管新餉寬莫在萬山中監軍道胡嘉棟在彼屯守僅存毛兵三千急援遼陽遼陽已陷再返寬鎮寬鎮已空亟據四衛四衛已降勢自不得不航海以全師而經過金州六路擒賊奉旗亦非苟然狼狽而奔

者所當仍照遼官監軍而用之天津者也切謂今日
遼官當分四等曰死曰歸曰逃曰降降不足齒矣太
上死之其次則束身赴朝以聽司敗是名曰歸原
與外避賊誅內避國法隱姓變服終不報而逃者
不同似難厚誅歸者以堅逃與降之心况武將皆逃
免而獨責文臣以死將使武將愈畏賊如虎而望風
即奔文臣愈畏遼如羿而裹足不往則訓勵之謂何
伏乞勅下部院叅酌議覆殘疆幸甚部覆奉
聖旨高出降二級胡嘉棟降俸二級俱戴罪立功原
任監軍

熊廷弼題京營選鋒及提督協理標下精兵不下萬人當于內挑選馬兵五千名擇用謀勇將官薛來胤等三員分作標中標左標右三營各將下中軍千把百總俱一一揀選驍壯者隨臣標下以壯軍容其盔甲兵仗馬匹等項俱要鮮明堅利肥壯使人望而生畏其本等月糧給與家眷食用在外月糧草料照援兵事例一體從優散給念時事急迫不必覆議伏乞明旨即日批允以便遵行

經臣瀕行與總理索大弓五千箭若干晉曰若用大弓曷不早言兩相言競適給諫霍維華在謂無

弓當與銀五千兩往彼製造工部曲處銀付之彼
時經臣如驕子無求不遂比至途則營兵大譟抵
關甲仗馬匹俱去而不返矣又多用馬千匹駝載
輜重行李皆付之何有所給五千金不可問營兵
到關不堪用發回回者十之二三耳經畧失河西
奔住都城外營兵回者往彼索在途未發錢糧重
重圍匝思得而甘心焉余令主事彭克濟往候克
濟將所乘小輪昇經畧出衆軍以爲彭也而不知
其爲經畧也索經畧不得久之乃散去

在晉之爲經畧也不帶兵共設馬不帶錢糧一分

彼時閭鳴泰補監軍請帑領兵部用存帑金數千兩而經畧未嘗請一金單車就道空拳應敵以爲往而不返也而得生豈非天哉

御史方震孺言三岔河亦不足恃河寬不七十步盈一水一葦可航全不見驚濤怒浪河之不足恃者一也聞奴斬木爲排上浮以土而用多人推之即使巨津猶如平地况投鞭可斷河之不足恃者二也此河視代子河不甚相遠奴酋公然渡代子河矣我兵一半三萬不敢發一矢放一砲且今守河之卒不滿二萬欲望其半渡而遏之豈有是乎河之不足恃者

三也沿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則無用且
工程浩大未見敵而先渡河之不足恃者四也我之
地可修守而最冲淺之處如黃泥窪張又站者皆虜
地也我卽欲修守而不得河之不足恃者五也轉眼
冰合遂成平地卽稀稀防守猶得五十萬人請問此
兵從何處措辦河之不足恃者六也信如是也遂將
半塊殘遼拱手而聽奴之蠶食乎是又不然我以退
爲守則守不固我以進爲守則守有餘我以河爲界
牌則士氣已頹我以撫順奴巢爲界牌則人心自奮
况天亡奴奴自背種種景象又有顯而足據乎○邢

慎言改河南叅議遼東西路錢士晉陞山東副使遼東中路梁之垣陞河南副使遼東南路胡嘉棟降山東僉事管天津楊述程調山東按察使管登萊高出山西副使西平堡牛象坤山西僉事盤山路各監軍胡嘉棟戴罪立功梁之垣宣諭朝鮮

通州巡撫王國楨報援遼寧夏兵馬九百餘名一齊出城西歸領兵官李永培等禁之不止又昌平二千名逼討安家大譟砍傷朱遊擊家人幾致大變訪得昌兵劉江等所至搶劫甚于夷虜不宜輕調順天巡撫李瑾報懷柔城將官郝繼高下家丁一百餘名有

高登舉等率領橫行搶掠強索夫馬應付軍役俱被打傷搶去官馬自大門至內室窓榻門扇無存○巡按李凌雲報延綏守備陳應魁等所統家丁枉道搶掠碎門需索闕搶一空最可恨者挾妓于鄉紳之門流連爲三日之飲目中豈復知有法紀哉○兵部覆遼左盼兵盼將不啻雲霓而中途逃亡實自陳愚直始尤而效之逃之愈多鼓而煽之流傳更遠乞勅下督撫將陳愚直發回陝西撫臣呂兆熊以軍法議處其逃兵爲首者嚴緝處斬傳首發臨洛地方懸掛餘分別細責貫耳以正紀律逃向兵數照額補解

兵科蔡思充題臺臣傅宗龍募有精兵五千名總兵楊愈懋召有新兵三千餘名中願出關者不下七八百名宜再行挑選務期精銳西兵之札營于通州者三千名雖曰入衛中豈無投石超距志存立功者宜令道臣周起元諭以急公之義欣以破格之賞揀其勇往者或一千或一千五百名令隨出關俟兵少集掣回則于入衛之約束不爽其議用監軍道胡嘉棟領有毛兵八百石令札天津毛兵習野馳驅豈習水性並宜領赴榆關聽經臣指揮者也兵食甲仗隸在臣部者有侍郎汪在晉總理司官三員分任似綽乎

有餘經臣空拳而出其睽睽反顧在三部接應而三部錢糧不敷伏乞 皇上自爲社稷計再發帑金二百萬總頓太僕寺不許三部拍分聽經臣計費派用咨行總理分司督催專應廣寧之急庶有濟乎

西兵入衛期滿兵部已題 准放歸矣經臣必欲挑選一半赴援余謂 明旨已下衆兵歸心甚急誰肯東行強人心而爲之且非所以示信也科臣具疏經畧果行西兵聞風皆潰矣欲問奔逃之罪則奉 旨在先無可行之法經臣以爲縱也而與樞部參商自此始矣

經畧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縉起陞登萊招練副使
卞年陞登萊監軍僉事推官洪敷教陞職方主事經
畧軍前贊畫

七月總理戶兵工三部侍郎王在晉題 國家承平
日久諸務積弛從臣抵 都與熊廷弼及同部諸臣
密商方畧侵晨入部竟日料理部務漸有條緒萬不
敢仍前惰窳以貽 主上宵旰之憂目前聊記兵數
內經部臣張經世親歷河西得于見聞之最悉兵士
未必皆精壯然其間必有可用之兵器仗未必皆精
堅然其間豈無可用之物撫臣王化貞身處危疆力

抗強虜朝夕有應應之形勝負係安危之數如入山而遇虎豹人無不疾呼求救者當至危至急之時誰敢爲彼已之異視處極重極難之勢誰敢爲珍域之分岐臣部即未奉嚴旨而心緒憧憧無一刻不馳關外也然臣部不過調募兵將調募不過行移文案勒限嚴催邇來徵兵之檄急於風雨咎不在部署之遲發而在各鎮之緩視緩于發兵此督撫之責也自有遠處之疏而咨報援兵起程者踵相接矣一經押發于途而目兵到處觀望領兵官到處遲延郵傳則苦其索勒地方則苦其騷擾視遼如陷阱然視赴遼

如湯火然。出關兵已三萬四千二百有奇。而抵廣寧者僅二萬。咫尺之近。亦能躲閃。其在遐方者。可知此後援兵經行之地。逐日計程。今日至某處。明日至某鄉。州縣官用印鈐記明。註有無稽。延有無生。事倘大逾。欽限領兵官。輕則經撫衙門。網打重則論斬。其有依期早到。在途安靜者。從優陞賞。此申飭領兵將官之法。所當必行者也。臣部徵兵有見解。帑銀給發者。有三部移咨查扣。本處新編及料銀充數者。又有調募兵多。而銀數偶爾不敷。或新餉料銀不能湊手者。各省布政司及直隸府。分不妨那用。可動錢糧。

從權暫給報部扣銷如藉口錢糧不足以致遲留司
府正官及兵巡兵備道悉佳俸戴罪催償轉咨吏部
停陞此申飭司道府之法所當必行者也蓋天下事
非一人之事一人任之則不足衆人成之則有餘府
庫之財孰非朝廷之財值非常之時則不當執有
常之法通變可以成功協心乃期共濟臣願在內諸
臣常如身在廣寧莫厭河西之告急在外諸臣常若
身當三部莫嫌臣部之苛求則兵馬刻期而至奴酋
可登于俎叛臣可繫于廷矣臣又通查目前調募
兵數似浮於額歲餉萬不能支但河西之能守與否

總不可知後手之兵皆當預備。倘如徃歲兵馬一發無餘。事急而始招呼。近者數百里。遠者數千里。非兩翼生風。何能猝至。前事之踈。可爲後事之戒。至于經費大誦。三部皆持空釜。待炊米自何來。殆不可問。容臣等一一算明。另行題請。以聞。

王在晉題安。家馬匹甲仗。疏自東事決裂。而羽書狎至。檄天下兵誅鋤叛逆。轅蹄併集於塗。丁夫接踵於路。閭左何日不憂徵調哉。臣在山東。兵經三調。衆兵環泣。援例乞舊糧以安其家室。而臣不許也。第于本名。遼餉內月扣三錢。以給其家。而妻子不聞有流離。

之苦兵去而缺懸。即募新兵以補缺。且計遼餉薄而東省之原餉厚。酌量節縮。另設北營於省會。添兵五百。各食舊糧而飽足矣。何事西兵應調者。即食本名之新餉。其家口又支本名之舊餉。是無兵而有二餉也。今舊兵不歸懸缺。不得不補。補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餉。是一兵而有三餉也。夫遼瀋既潰。擄兵之去而不返者。逃耶。死耶。抑削髮以從賊耶。逃則爲失律之兵。無功有罪。難以顧其私。降則爲背逆之兵。家屬當逮繫。公餼豈宜養叛。卽戰死亦不過厚恤以復其家。聞以名糧歲或給死兵者。且援遼之兵未必人人

有家小無家者餉存何處。又聞月支舊糧亦有未盡給發者。貯存何用。不一嚴查。不將化爲烏有乎。臣又查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募兵安家近者三兩。遠者四五兩。盔甲器械議給三兩。四十七年七月調兵馬價十兩。今安家銀調者五兩。募者且十兩矣。安家云者身奔走于危邊絕徼。背離鄉井。所以安其父母妻子也。若本地招兵仍留本地廬墓安然室家無恙。此不過給衣帽銀壹兩已耳。乃募兵本土有槩給五兩者。又有應調之兵。要挾以至十兩者。臣未敢實算開銷也。且邊兵既解舊餉以養家家已飽矣。曷爲又給

安家銀兩。此一兵者身價匪輕。明係金銀鑄就不殺賊而爲賊所乘。何以兵爲。臣是以于安家之給有遺議焉。馬價每匹今發銀十二兩。募馬有價至十五兩者。夫調馬補價以營兵騎。馬赴遼馬羣一空。償其買馬之費也。然必有兵而後有馬。援遼者向來懸額不補。彼馬上之兵已虛無其人矣。買馬將焉用之。四十七年所發馬價。馬匹安在。無馬則原銀安在。目前調馬又給價銀。先後累積必馬有留良而今不可問也。臣竊疑馬價之發有漏卮焉。又募兵有盔甲器械軍器不可不肅也。兵仗不可不利也。然總計之估價不

過二兩多亦三兩而止耳。而今且八兩之多矣。此器甲必官爲造給。則如林介胄可協于大同。未有人自爲製而使之不參差者。盛甲原無可買之處。徒給銀以責其買辦。里巷窶夫市井窮棍。白鏹到手立見水消。安所得盛甲以遮身。弓刀以禦敵乎。如是不得不逃。給銀之日。卽埋逃竄之根。併安家銀一去而不返矣。然則盛甲器械給銀終爲非策。莫若于募兵之處責成于所司。鳩工製造。轉發之爲得當也。今天下兵雲屯鱗集。上等等下等造給。名糧法應畫一。以示同仁。乃人自爲募募。自爲等上等等者。爲家丁用以衛

身而非用以搏鬪。人有私兵而國無私法。此處加增彼處必當比例減而增。則衆心悅增而減則衆志墮且厚楮加于密兵猶曰酬其遠戍之勞。厚楮加于近處之兵。何以愜彼遠人之望。置王道貴于無偏作事。必須謀始。彼則貴兵來自數千里。安家器械僅十盈兩之數。江淮河南等處兵遠不越二千里而安家器械有十八兩之多。臣初不得其解。或曰此募而彼調也。孰知土司兵我未嘗以餉餼之。安得與邊腹之兵同日語哉。且西兵沿途混擾。抱頭鼠竄。鮮衣怒馬。蓬裝飾。勝于蓬葆。倏幹之顏面。乃強弱異形。勇怯殊。

致是澤癘終不如執袴而逋逃乃勝于瘡痍此何以
得人之死力宜乎關內之七千所以決策西歸而挽
之不能留也夫召兵幾千里外而乃失之目前捐安
家之少半定可遏其歸思而多方撫輯不加餉而加
賚定賞勞之格行間出之恩則在經撫之善用其權
耳遺事未知何時結局舛以承舛敝以襲敝不得不
明旨救正將來如有調募庶可量度折衷以明功
令至于各邊舊餉果否盡給贍家四十七年例發馬
價有無見買馬匹凡扣貯銀兩須查歸着不得含糊
回覆再具以帑金遺藩陷後邊兵見在河西者若干

名如係見役或念其經年勞苦仍留贍養以安軍心
或令其親戚壯丁頂補名缺以支原餉陣亡者從厚
優卹其遺缺卽行募補逃兵革除投降者自三月以
後冒領着家屬一一嚴追通行遼東經督撫院及各
路撫鎮衙門逐一偵查則存亡逃叛終難掩蔽兵籍
清而錢糧不致混冒矣奉

聖旨這所奏調募安家器甲馬匹事宜有裨軍國至
計着該部照欵詳查確議務求經久長便之策毋得
苟且目前致誤國事

王化貞題死難總兵五員陳策童仲悛梁仲善楊宗

業尤世功副總兵三員戚金曹登衢朱萬良叅將七
員劉芳聲夏國卿李鎮中張名世黃正吳文傑王豸
遊擊八員周敦吉方承勛李尚義袁大有彭振雲李
秀趙宗周王命詔都司六員張神武鄧起龍袁見龍
徐得全王承祚秦邦屏守備二十一員阮承宗鮑得
功劉應龍雷安民郭崇仁金九階王之謨趙廷蘭吳
應昌劉訓王盡朱恩鄒昌錢竒徐一夔龐世恩曹栢
吳承宗毛煥然毛鳳文郝鳴時袁祿千總四十一員
張郢劉登謨唐士林冉呂劉世俊羅漢臣何逢白蛟
龍李應元朱希禹劉朝聘王邦寵羅仲文黃立志歆

應修高習年高遷尤大乾周華周維坤牛繼先金承
化袁護劉時霖彭忠劉廷賓周上文陳上策鄧時有
何成何獎周朝陞彭廷諫張威寧丁福顏宗正林梁
徐忠蔡從魯宋允科李承業把總四十一員黃光前
宗可勝楊再枝袁加春何奇瑞尚朝富朱美吳起升
吳應魁劉文榮全安劉傑向朝堯馬凌煙梅世芳余
一鵬黎紹堯周興曹有才周國才李繼宗黃允甫周
應選張覬陳葵王建勛周正剛陳國可黃運國羅恩
易胤孝戴天恩郭起龍周成龍蘇可畏劉成曹鑿黑
老虎周密曹興兆程安邦浙營千把總十員朱騎胡

天祝黃惟峴吳龍喻文遠施廷用龔汝勝楊得勝嚴
用蔡勝土舍五名李柯彭宗卿彭應勝冉見龍彭相
舟航海官五員副總兵趙率教遊擊魯之由都司許
定國嚴正中王化溥見在官四十一員總兵五員候
世祿李秉誠劉孔胤麻承恩姜弼副總兵三員鮑承
先麻承宣周世祿叅將九員羅一貴黃鉄別鎮王興
業黃璽羅萬言趙時雍馮大梁周守廉遊擊十三員
李滿倉尚志弘劉恩孫慶張世胤高可及左輔王平
祖天壽劉世功盧養材熊錦都司坐營守備十二員
黃士英崔承恩金國佐張萬化史光裕王化準閻印

尤岱談堯德景國柱李成龍楊如栢遼瀋喪敗之後
降虜及死事各官功罪昭然無容別議李光榮赴援
未見有功斷橋致起多議在李秉誠麻承恩前愆未
贖後功無聞似爲有罪無功其餘援遼將領各有戎
伍之責難辭退縮之罪似俱應懲治其副總兵鮑承
先叅將黃璽趙時雍遊擊馮大梁周守廉高可及左
輔熊錦罔印備禦楊如栢等各守城守之寄即依律
重懲亦不爲過各查各官原奉鎮守調赴東援一聞
遼陽失陷即奔潰過河尚屬有辭似當稍從末減夫
遼瀋之行大衆同奔其各爲逃逃則皆當死顧有未

戰而逃者有旣戰而逃者有戰敗不喪而逃者其情
狀殊也有當死不死者有不欲死而死者有城陷衆
潰死已無益而姑去以圖後功其心事殊也即此而
諸臣當有定論矣以文臣言之袁應泰何廷魁名義
所在不容不死二臣之見定矣張銓可以不死而竟
死也從容就義爲國之光此其最上者也其次則崔
儒秀之慷慨殺身庶幾焉段展陳輔堯之死禍起倉
卒而能不逃死亦無愧于守官之義已就生者言康
應乾雖兵已盡調城已先空其情可原然奉命守
土之臣也今其土安在應乾終欠一死此不可不議

處也。至子傅國牛維臚高出張文達陰象坤李君簡
等之不死也。所謂可以無死者也。胡嘉棟雖有地方
之責。畢竟監軍之任。且創設尚無定居奉調已至半
途。聞變而返。則已胥爲夷矣。間關而南。執叛臣斬夷
使人心幾爲嚮應。竟徒死猶無益耳。自乾先傳已
死後。乃知爲人藏之得免。與經歷謝懋功孫光榮陸
續走向以武臣言之。都司徐國全之自縊。公署聞何
廷魁之風而起者。可嘉也。至于張神武聞難疾趨直
前搏戰。與家衆五百人同死。僅有存者。此其死可與
張登北烈並副將戚登揮戰。援止童神。倏要以俱死。

亦庶幾焉其次則總兵陳策梁仲善楊宗業等副總
兵郭有光等參將吳文傑張名世劉芳聲等遊擊周
敦吉方承助等都司鄧起龍袁見龍秦邦屏等守備
阮承宗鮑得功等皆臨難不避冒敵爭先無愧死綏
之義庶酬裹革之心內梁仲善秦邦屏之力戰不屈
爲尤烈楊宗業之父于駢死不移爲更慘所當破格
議恤者也至朱萬良見敵而奔竟爲叢矢所中死不
償責賀世賢多謂其在瀋陽城西爲亂軍所殺者想
天假手以誅叛逆也諸將中惟麻承恩最先逃于二
十日黎明即過河徑走芝麻灣呼船欲渡蓋于十九

日出戰即行原未見敵此蓋不知有法者也侯世祿
受傷獨重死而復甦姜弼遼陽之戰率廣寧兵直犯
重圍奴衆辟易經畧于城上鼓掌大喜以爲大勝者
即此戰也本欲雪渾河之恥成桑榆之收不幸大衆
俱潰重傷不支而竟被以逃將之名公論惜之劉孔
胤丁馬父完前罪已贖因部叅正罪于二月內解兵
謝事候咨赴京則孔胤已爲閑人城破不死夤夜出
逃既有代事之人又有同行之侶可以質問似未可
深罪之也李秉誠原令守城隨衆潰奔罪無可原但
奉集之保雖高出指揮之力而本官調度與有微勞

西奔諸將杳焉無踪而秉誠猶于二十三日蚤赴城
下見經按各道照舊料理濠卒則與衆逃者殊科至
諸裨或有傷或無傷既逃均應議處若周世祿之死
戰得脫殺傷過當既已加陞示酬此外則有柯汝棟
郎萬言張昌胤陳九圍單進忠楊于渭閔正官李大
成魏相劉興祚劉大宗皆甘心臣虜爲之盡力統候
俘獲之日另議者也

八月王象乾以本兵行邊給帑金一萬兩以佐軍
需賜蟒衣銀幣仍晏兵部各部院官陪餞

王在晉題我國家幅員萬里聲靈赫濯祇緣逆酋

爲難致開鐵遼瀋南衛相繼陸沉二百年來生養橫
罹荼毒衣冠化爲辨髮名城遠爾丘墟殫天下之財
力不能立制狂酋之死命目前五空八竭之狀有匪
一言可悉者蓋自金錢盡輸于塞外上頒轉散于
行間決如壅泉去如流水而帑藏空賦稅旣溢額以
加編曠潦又相仍而不已煙寒環堵月照逃亡而田
野空少壯僉名以應募丁夫僇力以從戎比屋靡寧
窮鄉滋擾而閭閻空強者畢命于戈矛弱者驚魂于
風鶴抱頭鼠竄暴骨如林而行伍空青閨有勞人之
憂黃髮有夜泣之痛婦孺妻其囊枯寂寞而家室空

通略北府正偏裨將領死者三百一十餘員。迨遼瀋
淪傳。不知凡幾。而將材竭矣。撫順開鐵。破而姓名登
鬼錄者五萬六千五百餘人。又殺戮人民不可勝算。
而生命竭矣。寬奠敗而馬騾駝死者二萬八千六百
餘匹。隻又東運買牛。倒死數萬。而孳畜竭矣。飛輓飄
零于渤澥。轉輸汗漫于滄溟。括同珠玉。委若泥沙。而
芻糧竭矣。僱募則索餘艤于海濱。打造則俾材木于
沃臯。颶汎時傳。水濱莫問。而舟航竭矣。火藥利器。極
萬輸。遼大銳神鎗。累千藉寇。我失其御。彼得其資。而
器械竭矣。蕪湖之銅筒。不空武庫。之建鐵。已窮鑛冶。

空懸採辦莫繼而五金竭矣熬骨之誅求未已剗肉
之償補堪憐漁澤無遺焚林幾盡而民間之膏血竭
矣。似此五空八竭之形。海內可勝憊頓乎。今之策遼
者靡不以兵力單弱爲憂。乃兵不弱于寡弱于兵多
而不精。弱不可以勝強。寡不可以敵衆。此兵不足之
患也。然兵聚而食指繁。勢必至于枵腹。此有餘而不
能養之患也。兵聚而囂凌起。勢必至于跋扈。此有餘
而不能制之患也。兵聚而影射生。勢必至于冗耗。此
有餘而不能稽覈之患也。兵聚而羣心渙。勢必至于
離披。此有餘而不能簡練之患也。夫不足之患一而

存餘之患四。兵貴多乎哉。廣寧一片地所容納幾何。軍民雜處人馬縱橫民失所安居兵無可托宿且三岔逼水漠地沙黃遠廬之安堵難容霜露之侵肌可慮客兵之苦于無居易知也。時入深秋蟋蟀風涼于砂磧寒蛩聲徹于荒阜艸野孤棲褰裳單薄入冬而嚴凝益迫冰雪摧殘手足瘡痍兵之苦于無衣易知也。路狹人稠商稀貨少米珠薪桂百物沸騰東草價增幾倍斗米貴至數錢月餉未能周身食力不堪糊口兵之無以聊生易知也。兵無以安其身何能令其捨身以殺賊。我未以恩義結人之心。誰何能以法令。

驅人于死。故今日廣寧十二萬之兵。未必人人皆一心。人心不一。衆亦奚爲。乃其所大可憂者。則在兵之衆而餉之難繼矣。南衛未失。先海我之海也。金復海益陷。而大海之險。我與賊共之。賊常覘我之往。我不能禁賊之來。媿衆旣集。糧其所大覲也。我有一線海面。可達廣寧。敵之所大忌也。彼如乘風破浪。直擣津門。窺其所大利。攻其所大忌。是爲引寇入門。而天津危。天津危。而登萊。而江淮。浙直俱危。河西乏食。可以立敵。山海無糧。何能久守。而對京師亦危。此時

務取給予車馬。是以前來救車。薪莫計數萬。

軍。越果腹。此必不得之數也。且昨年以卡五萬。悉軍取給于登萊天津之路。之海運猶虞不繼。今兵馬浮于往昔。而登萊且罷運矣。蓋套既不可行。覺華島又去。廣寧較遠。改卸于右屯海口。右屯止收七分。以二分卸芝蔴灣。以一分卸柳河口。柳河去天津千餘里。去右屯又三百里。以什一之糧給三岔守河之軍人。多而食少。路遠而運艱。三岔河上得米三合。便以爲非常之恩。枯腸借糶米而存活。於是三岔不可守。三岔說不知三岔一衣帶之水。隔畫東西。可以限狂奔。怒。爾是向無此河。則遼瀋之沒。禍必及於廣寧。廣寧

何以至今存也。虜騎至河輒逡巡而不敢渡。浮橋一斷。河西遂得瓦全。然則三岔雖非天塹而亦爲河西一阻之湯池矣。獨念柳河東岸卽爲虜地。架大砲以擊灣泊之舟。中國制夷之具。反爲夷所用。長年望之而色沮。夏秋之際。風順波平。海塗得達。尚憂饑餒。轉眼秋深。北風一發。舟楫不能行矣。此時有銀無米。有軍無糧。庚癸之呼。勢所必至。故河西必有半年之積。而後可捄。冬春之饑。必有百萬之糧料。而後可活。卡萬之兵馬。海運壅食於空虛。而陸運取給於實地。海運天誅其柄。陸運人握其權。故海運不可廢而必

不可恃。陸運不易行。而其寃必不得。不行無奈牛騾之難集也。車輛之難致也。丁夫之難覓也。今河西兵卒其中不堪戰者必多。或令之飼牛秣馬。捧車運米。築垣負土。轉無用之兵爲有用。則化不足之餉爲有餘。至於頭畜經寒。輒多倒死。馬牛力竭。須用節宣。牧養有人。則牲口不斃。安排有法。則運用不窮。三岔寫遠。先設更番守兵。次設遊兵。次設援兵。次設伏兵。念念必及于河。而河庶幾可守矣。轉餉間關。先用船運。次用輶。運次用人。運次用馬。騾馱運。時時計及於餉。而餉幾其可給矣。

熊廷弼奏延緩人馬臣親自點驗每唱一名嘆一氣
驗一馬墮一淚汰退一千三百有奇律以新奉之
旨巡撫應降斥總兵應逮繫但撫臣張之厚素有才
望履任方新應重加罰治總兵杜文煥革去見任永
不叙用其原調家丁及退換軍士務選精兵着伊男
杜弘域親領來遼代父立功贖罪

部覆稍寬熊遂與張公鶴鳴大異矣

兵科蔡思充云遼陽距鎮江八百餘里且多崇山峻
嶺惟海州密邇爲必爭之地可復則復不然據鎮江
復寬真約結朝鮮以俟大舉○奴戮金州旅順爲登

州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者是以奴酋截守以隔絕往來之路也○遊擊毛文龍報稱卑職至朝鮮彌串堡潛令鎮江避難人民暗通士庶咸共響應次日千總徐景栢差弟徐六潛渡通款且云佟養真選兵一百餘名抄殺黃莆奴山歸正人民去訖職與王一寧議謂鎮江兵止千餘壯勇既出抄殺屯民城中必空正可拚其不備即命守備蘇其民千總張板李景先張繼善何舉禮帶領家丁一百名屯民崔天大等百名邀截去兵歸路隨令千總陳忠王甫等把總王鎬召一學張魁毛承祿沈景和許悌率

兵一百餘人及屯民高大等一百餘人直至鎮江城
外二十里上岸先令守備丁文禮暗通鎮江中軍陳
良策約爲內應分布已定雞鳴俱薄城下千總張元
祉王鎬號頭王承鸞等持鎗先登衆人一齊登城喊
聲大振一擁殺入陳良策同弟良漢蘇萬義等自內
殺出內外夾攻賊衆盡皆膽落四下奔命佟養真率
夷及家丁七十餘名迎敵被我兵直前奮擊養真被
擊仆地就縛其子佟豐年及家丁斬獲殆盡收伏鎮
江軍士四百餘名當即進城安撫軍民秋毫無犯民
皆大悅羊酒迎勞者幾萬人數百里之內望風來降

者絡繹不絕

王在晉球。援鎮江。疏云。邇聞遼東撫臣王化貞密委都司毛文龍收復鎮江。擒縛叛賊。四衛震動。人心嚮應。報聞之日。縉紳慶於朝。庶民慶於野。自清撫失陷以來。費千百萬金錢。卒十數萬兵力。不能擒其一賊。此一捷也。真爲空谷之音。聞之而喜可知也。而臣則轉生憂慮。比來寢食欲廢。此豈異於人情哉。以接應之兵甚寡也。接應之餉甚難也。大海之隔甚遙也。當臣之撫東省也。屢疏爲山東請兵。而全不應也。又極口爲金復海蓋請兵。以衛運道。以固東省之藩。而

全不顧也。且有謂登萊向不被兵者。臣將金人侵宋渡海。屢戰屢攻。旋失旋復。備述年月。揭聞當事。乃以州縣不能招致之兵。量留九千爲東省防禦。而四衛之無兵自若也。運道之單虛自若也。當時若多添兵旅以固山東。則今日何難進取。若嚴兵以守四衛。則妖賊不敢聚羣。徒以謀叛強酋不敢率一旅以收降。如山之積。不至委棄。以資寇盜。大海之險。不至盡失。以損藩籬。遼陽雖陷。經臣尚可走海。蓋以圖存。何至受敗塗地。辱國損威之若是哉。有言不信。臣知有今日矣。矣。臣于彼時知通國之論不爲齊而爲遼。遂

率亟以圖自爲請戰將流有容以守登萊又知有容
多收降寇幕下蓄敢死亡命之士臣又賫三千金召
之所挈五百人皆陷險如夷善泗慣鬪者於是擒僞
官收僞示奪僞牌破賊船擄賊馬獲賊械掠回浮海
人民無算賊不敢左足而窺登萊不敢踞海州以興
造作且不敢長驅以渡三岔逼廣寧而覷山海懼登
兵之襲其後也登兵正勁今據登萊撫臣疏且撥兵
二千五百名隨王紹勳往矣部議又撥一千三百名
隨梁志垣往矣大將且踰海從征以登萊爲孤注矣
登萊之水兵幾盡發而內地無能爲守矣蓋昔年添

兵。九千。陸居其七。水居其三。能戰之舟師。幾何。行人問路。須問之。識路之人。臣習於東。所稱識路者也。卽之垣。生長彼中。而兵數未能悉也。今欲大舉興師。動稱發水兵萬數。是隨筆寫意之兵。而非實在之兵也。廣寧兵數雖多。去鎮江則遠。不能逐晨風以飛渡。登津水兵旣寡。隔大海又遙。不能控長鞭以及腹。竊計奴酋聞信。必大集兵馬。以圖報復。孤城絕地。勢難久支。南有海而東有朝鮮。文龍不患無周身之策。獨是鎮江。皈依之衆。四衛效順之民。豈能堪此狡酋屠戮耶。文龍發之。早而涉海。應之難。此臣之所以且喜且

懼而無違寢食也。然臣之所憂不獨憂兵之不接。又憂餉之不接。兵渡海矣。舟中裹糧有幾。寬鎮破殘。民間必無餘蓄。糾聚萬人。何以食之。卽有銀而米無從致也。之垣往矣。朝鮮向不貴銀。民間向不用銀。朝鮮使臣見在。可問卽有銀而米無從糴也。餉臣督餉。旣西顧以急廣寧。又東顧以急鎮江。登萊撫臣旣治兵以圖進取。又治餉以贍軍興。民力已殫。物料難辦。卽有銀而米無從致。有米而船不能給也。臣預知登萊之無餉。苦留十萬帑金以應之。撫臣以爲續命之丹也。臣又知天津之無餉。議戶兵二部發銀五萬以應。

之諒彼中亦必以爲救急之需也然大兵一動所爲
十萬五萬者亦夫官之一嚮耳何堪大嚼今所爲應
急之着殆有士焉人情處常則當求其備應急則不
當泥其常登津水兵固寡然水兵僅能水戰也仰而
攻城及攬城以守必藉陸兵矣陸兵即不能蹈海乎
擇其有膽力者率從偕行以助水兵之勢所當急者
一登兵過海沿海必虛此際秋風漸勁我去則難賊
來則易恐橋我意慮乘我之隙陸兵縱不能防海亦
可防陸天澤陸兵漸集憂在山東凡山東通省之兵
悉聽登萊新撫徐公籌備無相機調遣堵截險要所當

急者宜登津與廣寧並急戶部亟宜三方並顧天津
近則京接濟頗易登州則最遠矣凡有緩急聽其借
動司庫銀兩一奉公檄布政司即宜那發報部開銷
所當急者三先是津撫有借用運船之疏臣頗難之
今事迫矣有船可用不妨暫借以應王錫斧之乘載
臣即催工部發銀修船以補餉船之缺所當急者四
經臣按臣有三岔難守之議陸兵且不可駐矣水兵
尙屬守乎閱遼撫揭有津兵早至揚帆直上沿海一
帶便當嚮應之語想王表管大藩等之兵亦可轉移
以援鎮江之急事在經撫計之所當急者五梁文垣

家下三百衣甲器械工部且給發矣今援兵渡海在登萊則熟練之兵也天津則應調之兵也隨身甲仗想多具備如有不足先儘本處那移以待造補此當急者六廣寧距鎮江雖有崇岡峻嶺之隔然既先期以舉大事務宜後應以圖萬全多擇智勇出奇乘間盡力救援興復之民必効死勿去所當急者七山東設兵以登萊爲急他屬可緩應令三撫會議登萊青添兵若干濱州蒲臺武定等處分兵若干除留新餉外歲餉尚缺若干及部速爲處分勿使有兵無餉所當急者八近聞西虜移兵助戰已駐境上虜兵一動

我兵速宜渡河賊東而我擊其西賊前而我撓其後
彼必還而自顧鎮江之圍可解所當急者九。遼瀋大
戶四衛豪傑東山礦徒二百年來生養必不肯甘心
從賊且遼陽將領目兵降賊者衆赦罪招來乘機鼓
動結縱團聚共圖滅賊義兵四出賊必自亂彼亂而
我乘之奴可襲而取也。所當急者十。蓋兵者機也。機
一動則不可遏。兵者氣也。氣一發則不可隱。談兵於
鎮江未捷之先。策當從緩。緩以待我兵之大集。是爲
穩着。談兵於鎮江既復之後。兵貴神速。速以應破竹
之先聲。是爲急着。急不擇音。臣是以謬摭管見。仰佐

廟謨至于 宣諭朝鮮已奉 成命時刻難遑遑則
有任其責者仰祈 聖明裁鑒 勅部施行奉
聖旨鎮江偏師取捷保守方可圖功策應聲援前已
屢旨着經撫各官料理其兵餉事務又在你部裏主
持奏內急着十款悉中機宜便會同三部作速區畫
接濟中外同心務收勝筭

兵部尚書張鶴鳴題經臣三方布置聯屬朝鮮誠爲
上計梁之垣之使誠當急行但經臣止請 宣諭招
撫逃亡給銀六萬兩未嘗請兵也未嘗請餉也之垣
請餉五十萬請兵五千請家丁三百請加一品服色

之垣登州人請兼制登萊請府佐請材官皆經臣所未請者何可不慎重。且此行全憑王紹勳紹勳降夷臣部已曾具奏。御前。此何等事又何不慎重。前在閣中同輔臣九卿科道聚如聚訟然厲聲抗色殊非朝端之體臣知會議之無益也。

王在晉再題安家馬價疏。國家有一定之章程亦有變遷之時勢勢偶偏重不得不與勢推移若今日援遼之兵是自清撫失開鐵陷而人情望遼惴惴焉迨遼瀋相繼淪沒而人益視遼爲絕地矣人誰不愛身恤命而欲捐其所甚愛以使之赴刀戟之場此

非以生道使民也。故有言百金買死士者。有用二十五金募一兵者。有議安家給銀二十兩者。千里馬未至而千金之駿骨。市價徒高。此往歲救朝鮮征播州募兵事例。若相倍蓰。豈昔儉而今費。昨易而今難。以所值之時勢不同也。今調兵議給安家銀五兩。募兵議給十兩。亦體羣情之苦折。衆議之衷。不如是則人。不肯赴。蓋漁民以禦變。不得不以利爲香餌也。各路調募之兵。今或抵廣寧。或抵山海。或起發在途行矣。勢不能復裁其所與之金矣。惟是馬價銀兩於中有富酌減者。均是馬。遞謝馬價銀十二兩。募馬價銀十

五兩又同一募馬而有十二十五兩之殊臣不知某營應分上駟某營應分下駟則失其平矣彼在營之軍與在野之民兵農異致則調募宜分乃營中之馬與民間之馬價值相同則貴賤奚別如必以調良之騎與應募之兵而以中下之乘補在營之缺九邊皆重安得重彼而輕此哉查市價十二兩儘可易一馬則十五之數當裁俾調募一律於軍需不無少省也此後招兵凡招土兵防守本地者照在京招募例止給衣帽銀二兩即收營食餉不得槩用安家俟有調遣似照例給發至遼東新舊兵有御史方震孺給

賞兵數最爲覈實。廣寧原非無兵。但汰其冒濫。節其
浮冗。則糧餉可繼。時加簡閱。時加訓練。則兵馬可強。
天下無不可用之兵。未有不練而可使之用者。亦無
常足之餉。未有不節而能使之足者。今機會可乘。便
當刻期進發。若耽延時日。以待兵強餉足。當茲征調
四出。經費告訕之時。兵馬何時而強。糧餉何時而足。
臣切有憂焉。臣等多方計兵。又多方計餉。凡動支
帑金。每從節縮。用過銀兩。皆不得不用。匪敢妄用分
毫。時出而爲濫觴之費也。謹遵 明旨。再三酌議。具

覆奉

聖旨今後支用錢糧俱照舊例有多寡不同的亦須
據例剖明聽朕裁處遼左用兵三載內外帑藏所費
不貲今大兵雲集豈得不預先計算兵馬錢糧數目
二部事均一體仍着會同商確務求長便不得臨期
倉卒致誤軍需

王在晉題近緣鎮江報捷臣部于本月初八日恭接
聖諭朕覽文書見遼東巡撫王化貞本內稱毛文龍
領兵收復鎮江當陣擒獲叛黨解來其南四衛亦俱
望風響應化貞指授有方將士用命遼事漸有次第
但玉師貴在萬全機宜難緩頃刻休部裏即便移文

天津巡撫畢自嚴登萊巡撫陶朗先着將原設援遼
水兵星夜督發從海道前進策應其王化貞調度廣
寧兵馬相機征勦二面容經畧熊廷弼嚴勒兵將控
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該部也要將兵馬錢糧
甲仗等項作速移催接濟毋緩事機特諭欽此本日
又奉 聖旨覽奏王化貞指授方畧毛文龍收復鎮
江克著奇捷朕心忻慰有功人員着卽與查明優叙
該部還傳與經撫咨官上緊督兵相機策應甲仗錢
糧作速催運接濟共襄大舉欽此續該臣部題覆撫
臣王化貞本以奉 聖旨鎮江奇捷遼在恢復有機

但兵寡援孤昨有旨登萊天津水兵策應廣寧嚴勅
兵馬牽制賊酋事在然眉難緩時刻該部便馬上傳
與經撫鎮道將各官同心殫力互相應援務保前功
以圖進取梁之垣着刻期領勅宣諭朝鮮分兵犄角
措發錢糧及陞賞毛文龍等催解馬匹車輛俱依擬
欽此卽馬上悉傳經撫鎮道將官各官式承 明命
矣隨據登撫陶朗先塘報內稱本月初三日奴酋將
金州城樓堞口俱已拆平其衙門房屋民居鄉屯俱
燬又旅順口人張志剛報稱奴酋燒燬房屋上船拋
泊近岸將遼民老幼盡行殺戮少壯者驅逐出牆其

各處糧米房屋盡行燒燬等情又聞王化貞揭擯奴酋之情形搜括盡歸耕寨南衛之情形望兵不啻眼穿西虜之情形已歃血定盟河西之情形皆摩拳擦掌又撫臣自己之情形勞瘁不敢言病身居虎穴不敢言危且云經臣貽書謂慈若進兵實實殺賊自不得不進則經臣與撫臣之見合矣又言鎮江一動南衛大擾管大藩舟師適至王紹勳水兵俱集奴分兵往禦遼陽遂空城門晝閉則奴兵與我兵相持有年矣夫皇上念鎮江之初復一旅之孤懸策應如此其危三方並進若不違再計者臣昨得登撫咨知登州

水陸兵不過七千。陸兵不慣涉海。而天津八千六百
之水兵。其二千猶待借船以渡。若登岸相搏。須藉陸
兵得城據守。須藉陸兵。則非登津所能辦也。廣寧不
發兵賊得專意于東。日來三岔河並無警報。賊之東
向可知。毛文龍之一捷。適挑其兇鋒。而觸其盛怒。鎮
江其能有幸乎。南甯之人心不忘。中國思反邪以
歸正。吾安忍爲隔膜之視。奴惡其歸我而燒燬房屋。
屠僇生靈。腥血徧于鄉屯。毒焰熾于城市。遼民搶地
呼天。投生無路。桑麻樂土。變爲刀山劍林。黃白遺黎。
到處神號鬼嘯。莫弘之血化碧。忠義徒存。田橫之客。

殺身姓名不錄。昔宋祖驚聞南漢之慘酷曰吾嘗救此一方民今聖主之仁遠邁于宋祖而奴酋之惡百倍于南漢卽吾兵力未瞻決難堅壁坐視矧趁此進兵則盡人皆兵也盡人皆奴之敵也百姓與奴不並存率其子弟以報父兄之讐人心有堅甲利兵矣夫用兵者時不易得機不再逢臣計此時兵馬漸集糧糧頗備器械粗辦目下又催發銀兩押解戰車以應急用臣朝暮心焦拮据三事莫少寬怠緩之咎過此以往天氣漸寒海運暫歇兵苦無衣無食必多凍餓馬苦無槽無料必多倒斃器用經年踰歲必多朽

鉅此時而再索兵索餉索器械物力大匱將來何以
應之臣滋懼焉河水一合策馬可渡旣無天險以扼
其衝又無金湯以持之久進不能滅虜退不能守河
臣甚懼焉南衛未死之民望救不至勢必灰心臣慮
鎮江圍聚之衆勢力不支勢必望風披靡王紹勳之
孤軍何以全於虎吻毛文龍之偶捷將不免于狼狽
此臣之所憂也奴酋放歸宰賽結納西虜之心叛臣
通賂素囊潛逞勾引之計延綏虜報日急伺我之單
薄內地隱憂叵測乘我之紛紜此又臣之所深憂也
夫聞外事柄經撫操之帷幄運籌經撫主之臣何敢

中堅旁撓。但四衛水火之民。決不可不救。海外孤懸之旅。決不可不援。登津前進之兵。決不可不應。東西合謀以思發。難必不可不防。伏祈嚴勅。經撫諸臣。熟思審勢。悉心觀變。兵如可發也。則當大舉。以張撻伐之威。如其未可發也。亦必潛圖。以爲策應之計。毋徒委成功于一擲。置屢旨于空言。而第令水師之進取。置多用寡。以希不可徼之倖也。

道事實錄卷之五終